

朝野僉載
劉昌黎雜話
賓客嘉錄



劉賓客嘉話錄

韋絢錄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朝野僉載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劉賓客嘉話錄

唐 江陵少尹韋 絢錄

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。多重耳在外之二年。自襄陽負笈至江陵。挈葉舟。升巫峽。抵白帝城。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。求在左右學問。是歲長慶元年春。蒙丈人許措足侍立。解衣推食。晨昏與諸子起居。或因宴命坐與語論。大抵根於教誘。而解釋經史之暇。偶及國朝。丈人劇談卿相新語。異常夢話。若諧謔卜祝。童謠佳句。卽席聽之。退而默記。或染翰竹間。或簪筆書紳。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。不知其數。在掌中焚夾者。百存一焉。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。不復編次。號曰劉公嘉話錄。傳之好事。以爲談柄也。時大中十年二月。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。

張巡之守睢陽。元宗已幸蜀。胡羯方熾。城孤勢蹙。人食竭。以絺布切煮而食之。時以茶汁和之。而意自如。其謝加金吾表曰。想娥眉之碧。多。豫遊西蜀。追綠耳於元圃。保壽南山。逆賊祿山。迷逆天地。戮辱黎獻。殫蹂闕庭。臣被圍七旬。親經百戰。主辱臣死。常臣致命之時。惡稔罪盈。是賊滅亡之日。其忠勇如此。又激勵將士。賦詩曰。接戰春來苦。孤城日漸危。合圍殆月暈。分守若魚麗。屢厭黃塵起。時將白羽揮。裏瘡猶出陣。飲血更登陴。忠信應難敵。堅貞諒不移。無人報天地。心計欲何施。又夜聞笛詩曰。峩峩試一臨。虜騎俯城陰。不辨風塵色。安知天地心。營開星月近。戰苦陣雲深。旦夕更樓上。遙聞橫笛吟。爲詩用僻字。須有來處。宋考功詩云。馬上逢寒食。春來不見錫。嘗疑此字。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。卽

今賣傷人家物。六經唯此注中有錫字。緣明日是重陽。欲押一餠字。尋思六經。竟未見有餠字。不敢爲之。常謂杜員外。下類拆老拳。疑老拳無據。及覽石勒傳。卿既遭孤老拳。孤亦飽卿毒手。豈虛言哉。後輩業詩。即須有據。不可率爾道也。刑部侍郎從伯伯。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。有鬻餅者。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。而當曉與甚早。一旦召之與語。貧窘可憐。因與萬錢。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。欣然持糲而去。後過其戶。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。詰其逝矣。及呼乃至。謂曰。爾何輟歌之遽乎。曰。本流既大心計。轉羸不暇唱渭城矣。從伯曰。吾思官徒亦然。因成大噓。

永徽中。盧齊卿暴死。及蘇。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。有吏押案曰。宇文融合爲宰相。舅曰。宇文融豈堪作宰相。吏曰。天符已下。數目多少。即由判官。舅乃判一百日。既拜。果百日而罷。公因曰。官不前定。何名真宰。

崔丞相造布衣時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變。時有四人。是盧東美。其二遺忘。崔左遷在洪州。州帥曹王將辟爲副。時德宗在梁。奏的合過。況曹王有功且親也。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。崔問之曰。地主奏某爲副使。且的過否。對曰。不過崔詰曰。以時事必合得過也。山人曰。卻得一刺史。不久勅到。更遠於此。崔不信。再問曰。必定耳。州名某亦知之。不可先言。且曰。今月某日勅到。必先吊而後賀。崔心懼久之。蓋言某日。即崔之忌日也。謂趙山人曰。言中奉百千。不中輕撻五下可乎。山人笑曰。不合得負外百千。只合得起一間竹屋。又問之。且我有宰相分。無曰。有。崔曰。遠近曰。只隔一兩政官。不至三年矣。及某日私忌。洪州諸僚皆知其說。

是日悉之江亭。將慰崔忌。衆皆北望人信。至酉時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。急使人問之。乃曰。州之腳力。將及岸。問曰。有何除改。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。曰。不過。卻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。諸公驚笑。果先慰而後賀焉。明日說於曹王。曹王與趙山人餽百千。不受。崔爲起竹屋一間。欣然徙居之。又謂崔曰。到虔州後。須大經一段驚懼。卽必得入京也。旣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。崔憂問堂帖追入。甚憂惕時。故人竇參作相。拜兵部郎中。俄遷給事中。平章事。

又曰。薛邕侍郎有宰相望。時有張山人善相。崔造相公。方爲兵部郎中。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。辭問張山人曰。坐中有宰相否。心在己身多矣。張曰。有。薛曰。幾人。曰。有兩人。曰。何人。曰。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。薛嘿然不樂。旣而崔郎中徐問張曰。何以同時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。己正郎。勢不相近也。曰。命令如此。仍郎中在姜之後。後姜爲京兆尹。功曹充翰林學士。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。泚曾帥涇得其軍心。乃上疏令防虞之。疏入十日。德宗幸奉天。悔不納姜言。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。平章事。崔後姜半年。以夕郎拜相。果同而崔在姜後。離虔州後。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。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。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。

李丞相泌謂德宗曰。肅宗師臣。豈不呼陛下爲慈郎。聖顏不悅。泌曰。陛下天寶元年生。嚮外言改年之由。或以弘農得寶。此乃謬也。以陛下此年降誕。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。因改年號爲天寶也。聖顏然後悅。德宗降三日。元宗立於高塔上。肅宗次之。代宗又次之。保母纒抱德宗來呈。色不白皙。耳仆前。肅宗代宗

不悅。二帝以手白下遞傳呈上。元宗一顧之曰。眞我兒也。謂肅宗曰。汝不及他。謂代宗曰。汝亦不及他。髣髴似我。既而在位二十七年。壽六十三。肅宗登位十五年。是不及也。後明皇帝幸蜀。至中路曰。崧郎亦一。遍到此來裏。及德宗幸梁。是也。乃知聖人應天受命。享國縣遠。豈徒然哉。

劉希夷曰。年年歲歲花相似。歲歲年年人不同。其舅宋之間苦愛此兩句。懇乞許而不與。之間怒。以土袋壓殺之。宋生不得其死。天報之也。

逆胡將亂於中原。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。兩角女子綠衣裳。卻背大行遶君王。一止之月必消亡。兩角女子安字。綠者祿字也。一止正月也。果正月敗亡。聖矣。符誌公之寓言也。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。與巡語。次被賊伏弩射中。萬春面不動。令狐潮疑是木人。詢問巡知萬春。乃言曰。向見雷將軍。方知足下軍令矣。瓊州地名胸臆。胸臆是蚯蚓也。故土多此蟲。蓋其狀物也。常至夜江畔。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。其形胸臆。上音風。下音忽。

絢曰。五夜者。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。今惟言乙夜與子夜。何也。公曰。未詳。

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。嘗召賓幕閑語。我致政之後。必買一小廛。八九千者。飽食訖而跨之。著一麤布襦衫。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。又曰。郭令公位極之際。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。司徒深旨。不在傀儡。蓋自汚耳。司徒公後致仕。果行前志。諫官上疏言。三公不合入市。公曰。吾計中矣。計者即自汚耳。

刑部侍郎從伯伯弼。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。始得郎中朱紱。因見宰相。自言此事。時宰相不知是誰。曰。

大是急流。

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。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。乃潛納人賄。俾公知之。公召告吏卒曰。有納其賄者。我皆知之。任公等自陳。首不可過三日。過則昇櫬相見。其納賄不良故逾限。而欣然自費其櫬。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。令不良入。命取釘釘之。送汴河訖。乃請見廉使。使嘆賞久之。後公爲大梁節度使。人問公曰。今有害人如此。公如何待之。公曰。卽打腿。

上官昭容者。侍郎儀之孤也。儀有罪。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。其母將誕之夕。夢人與秤曰。持之秤量天下。鄭氏冀其男也。及生昭容。母視之。秤量天下。豈汝耶。嘔啞如應曰。是。

李丞相絳。先人爲襄州督郵。方赴舉。求鄉薦。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。張常侍正甫爲判官。主鄉薦。張公知丞相有前途。啓司徒曰。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。請只送一人。請衆人之資以奉之。欣然允諾。

蔡之菠稜。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。如苜蓿蒲陶。因張鷟而至也。鷟曰。豈非頗稜國將來。而語訛爲菠稜耶。

杜丞相鴻漸。世號知人。見馬燧。李抱真。盧新州杞。陸丞相贄。張丞相弘靖。李丞相藩。皆云並爲宰相。旣而盡然。許郭之徒。又何以加也。

范希朝將赴鎮太原。辭省中郎官。旣拜而言曰。郎中有事。但處分希朝。希朝第一。邇不應。亦且恕。至第三。邇不應。卽任郎中。員外下手。插打得。插打爲造箭者。插羽打幹。言攢箭射我也。

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。綯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。葉舒可煮食二也。久居隨以滋長三也。棄去不惜四也。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。冬有根可斷食六也。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。曰信矣。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。江陵亦然。

河東張嘉貞爲平姚。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。及過面奏天后。天后對之。河東請去簾曰。臣出自寒微。今蒙召對。然咫尺天顏。猶隔雲霧。伏乞陛下。去簾則天許之事。書史冊。

蔡之將破。有水牛黑色入池浴。既出身自白皎然。唯頭不變。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。皆絲絮爲之。有羣鳥同巢。一旦盡棄擲其窠而去。有馬生牛蹄者。蔡州旣平。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。置醮於紫極宮。宮本吳少誠生祠也。囊令公毀之爲宮。有道士院。階前種麻。生高如墻。道士嘗爲藩屏。其醮日。霹靂麻屏兩片。下有穴。五寸已來有狸迹。尋之上屋。其蹤稍大如馬。亦如人足。直至屋上而滅。其韓碑石。本吳少誠德政碑。世與狄梁公碑對立。其吳碑亦流汗成泥。狄梁公碑如故。不十日中使至。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。

公嘗於貴人家。見梁昭明太子脛骨。微紅而潤澤。豈非異也。又嘗見人腊長尺許。眉目手足悉具。或以爲憊饒人也。

元公鎮南海日。疽生於鬢。氣息惛然。忽有一年少道士。直來房前。謂元公曰。本師知病瘡。遣某將少膏藥來。可使傅之。元公寵姬韓氏。家號靜君。遂取膏疾貼之於瘡上。至暮而拔。數日平復。於膏黃之際。不知道士所來。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。並無出入處。方知是其異也。盛膏小銀合子。韓氏收得。後猶在。

蜀王嘗造千面琴，散在人間。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。

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，雜綴爲之，謂之百衲琴。用蠟殼爲徽，其間三面尤絕異，通謂之響泉韻聲。絃一上可十年不斷。

絳州碧落碑文，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。

諡諡

爲先妃所製，陳惟玉書。今不知者，皆妄有指說。苟輿能書，

嘗寫狸骨方。

狸骨理勞方也。

右軍臨之，謂之狸骨帖。

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，有張懷瓘者能言休咎。一日忽詣公，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。公曰：余見居台司，此意何也？後數日，貶台州刺史。

河東公出鎮并州日，上問有何事，但言之。奏曰：臣有弟嘉祐，遠牧方州。

不部去處

手足支離，常繫念慮。上因口

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。忻州，河東屬郡。上意不疑，公亦不讓。豈非至公無隱，出於常限也。

王平南屬右軍之叔也。善書畫，嘗謂右軍曰：諸事不足法，唯書畫可法。晉明帝師其畫，右軍學其書。

京國頃歲，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，詢之，乃二刺蠟對打令。旣合節奏，又中章程。

汲冢書，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。竹簡漆書，科斗文字，雜寫經史，與今本校驗，多有

同異。耕人忘其姓名。

世謂牡丹花近有，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。公嘗言：楊子華有畫牡丹，處極分明。子華，北齊人，則知牡丹花亦久矣。

王僧虔右軍之孫也。齊高祖嘗問曰：卿書與我書孰優？對曰：陛下書帝王第一，臣書人臣第一，帝不悅。嘗以擬筆書，恐帝所忌，故也。

陸暢常謁草皇，作蜀道易一，古句曰：蜀道易，易於履平地。皇大喜，贈羅八百疋。皇薨，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，復開先所進兵器，其上皆刻之秦二字，不相與者，欲著成罪名。暢上疏理之云：臣在蜀日，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，匠之名也，由是得釋。蜀道難，李白罪嚴武作也。暢感韋之遇，遂反其詞焉。

魏受禪碑，王朗文，梁鵠書。鍾繇鐫字，謂之三絕。古鐫字皆須妙於篆，猶故無方得鐫刻。張懷瓘書斷曰：篆、籀、八分、隸、書、草書、飛白、行書，通謂之八體。而右軍皆在神品。右軍嘗醉書點畫，類龍爪，後遂爲龍爪書。如科斗玉筋，偃波之類，諸家共五十二般。舒州潛山下有九井，其實九眼泉也。旱則殺一犬投其中，大雨必降，犬亦流出焉。

南山久旱，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，入水卽掣不定。俄頃雲起潭中，雨亦隨降。龍虎敵也，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。

五星惡浮圖佛像，今人家多圖畫五星，雜於佛事，或謂之禳災，真不知也。

武后朝宰相石泉公，王方慶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，問方慶曰：卿家舊法書帖乎？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

至僧虔智冰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，命崔融作序，謂之寶章集，亦曰王氏世寶。

今延英殿紫芝殿也，謂之小延英。苗韓公居相位，以足疾步驟微蹇，上每於此待之，宰相傳小延英，自此始也。

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。次仲有道術，詔徵聘於車中，化爲大鳥飛去。遺二翮於山谷間。今有大翻山，小翻山，偶忘其處。

李約嘗江行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。商胡病，因邀與約相見，以二女託之，皆異色也。又遺一大珠，約悉唯唯。及商胡死，財寶數萬，約皆籍送官，而以二女求配。始殮商胡時，自以夜光舍之，人莫知之也。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，約請官司發掘驗之，夜光在焉。其密行有如此者。

楊祭酒愛才公心，嘗知江表之士項斯，贈詩曰：「度度見詩詩摠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」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相逢說項斯。由此名振，遂登高科。

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，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，至今人家往往有之。

士內史借船帖，書之尤工者也。盧公尙書寶惜有年矣，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，云只可就看，未嘗借人。盧公除潞州，旌節在途，纔數程，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，閱之乃借缸帖也。公驚異問之，云：「盧家郎君要錢遺賣耳。」公嗟訝移時，不問其價，還之後，不知落何處。

飛白書始於蔡邕，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墨，帝遂創意焉。梁子雲能之，武帝謂曰：「蔡邕飛而不白，羲之白而不飛，飛白之間，在卿斟酌耳。」

章仇兼瓊鎮蜀日，仇嘗設大會，百戲在庭，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，忽有物狀如鷗鷯掠之而去，羣衆大駭，因而罷樂。後數日，其父母見在高塔上，梯而取之，則神形如癡，久之方語云：「見壁畫飛天夜叉者，將入塔。」

中。日飼果食飲饌之類。亦不知其所自。四日方精神如初。

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。賜大將軍霍光。悉以金較具。至夜。車轆上金鳳皇。輒亡去。莫知所之。至曉乃還。如此非一。守車人亦嘗見。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。得鳳皇子。入手卽化成紫金。毛羽冠翅宛然具足。可長尺餘。守車人列云。今月十二日夜。車轆上鳳皇俱飛去。曉則俱還。今日不返。恐爲人所得。光甚異之。具以列上。後數日。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。今月十二日夜。北山羅鳥所得。帝聞而疑之。以置承露盤上。俄而飛去。帝使尋之。直入光家。止車轆上。乃知信然。帝取其車。每遊行輒乘御之。至帝崩。鳳皇飛去。莫知所在。嵇康詩云。翩翩鳳轆。逢此網羅。正謂此也。

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。遇一屍已暴爛。鳥來食之。輒見小兒長三尺。驅鳥。鳥飛起如此非一。潛異之。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羃。揣其價可數萬錢。潛乃拔取。旣去。衆鳥爭集。無通驅者。潛以此羃上晉武靈王。臨薨。以襯衆僧。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。後落褚太宰處。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。王薨後。內人江夫遂斷以爲斂。每夜輒見一兒。還床啼叫云。何爲見屠割。天當相報。江夫惡之。月餘乃亡。石季龍少好挾彈。其父怒之。其母曰。健犢須走車破轆。良馬須逸鞅。泛駕然後負重致遠。蓋言童稚不奇不慧。卽非異器定矣。

人言鶴胎生。所以賦云。胎化仙禽也。今鷓鴣亦是胎生。抱朴子本草說同此。豈亦仙禽者乎。絢曰。但恐世只知鶴胎生。不知鷓鴣亦是胎生。鶴便謂胎生也。若緣鷓鴣食腥魚。雖胎生不得與鶴同。今見養鶴者。說

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鷓鴣。若以色黑於鶴。則白鶴千萬元方變爲玄鶴。又何尚焉。公笑曰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其鷓鴣之謂乎。絢曰。鶴難見也。鷓鴣易見也。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。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。卽鶴亦如鷓鴣矣。以少爲貴。世不以見爲聖。爲瑞而貴之也。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。能共牡丹爭幾許。得入僧處只緣多。鷓鴣之謂也。

劉僕射晏。五鼓入朝。時寒。中路見賣烝胡之處。勢氣騰輝。使人買之。以袍袖包。紺帽底啗之。且謂同列曰。美不可言。美不可言。

王承昇有妹國色。德宗納之。不戀宮室。德宗曰。窮相女子。乃出之。勸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。任配軍將作親情。後適元十會。因以流落。真窮相女子也。

韓十八愈直。是太輕薄。謂李二十六程曰。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。直是聰明過人。李曰。何處是過人者。韓曰。其愈往還二十餘年。不曾共說著文章。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。

韓十八初貶之制。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。早登科第。亦有聲名。席既物故。友人曰。席無令子弟。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。韓曰。席十八喫不潔太遲。人問之何也。曰。出語不是。蓋忿其責辭云。亦有聲名耳。元載將敗之時。妻王氏曰。某四道節度使女。十八年宰相妻。今日相公犯罪。死卽甘心。使妾爲春婢。不如死也。主司上問。俄亦賜死。

王綰之下獄也。問頭云。身爲宰相。夜離何求。王答曰。知則不知。死則合死。

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，乞一快死也。主者曰：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，不怪也。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。

公曰：盧華州，予之堂舅氏也。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類至其門，上下瞻顧，慮疑異人，乃邀以歸。且問元載相公如何。曰：新相將出，舊者須去。吾已見新相矣。一人緋，一人紫，一人街西住，皆慘服也。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。不經旬日，王元二相下獄。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，楊炎爲中書，外皆傳說必定。疑季子之言不中。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，因賀德宗而啓之曰：新相欲用誰？德宗曰：劉楊湊不語。上曰：吾舅意如何？言之無妨。湊曰：二人俱曾用也，行當可見。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？上曰：爲誰？吳乃奏常袞及某乙。翌日並命拜二人爲相，以代王元。果如季子之說。緋紫短長街之東西，無不驗也。

趙相璟之入蕃，副使謂二張判官曰：前幾里合有河，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，着慘服立。旣而悉然。二張問之。趙曰：某年三十前夢此行，亦不怨他時相。趙相將薨時，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，衣豹幘，鼻擣五色繩子，覓趙相，不經旬日，趙相薨。

公曰：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，父子而似兄弟之名，蓋有由也。鵬舉父嘗有所之，見一大碑，云是宰相碑。已作者金填其字。宋作者刊名於上。杜問曰：有杜家兒否？曰：有。任自看之。記得姓下是鳥偏旁，曳脚而忘其字，乃名鵬舉，而謂之曰：汝不爲相，卽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。鵬舉生鴻漸，而名字亦前定矣。況其官與壽乎？

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。九日出餞。謂人曰：「某不敢喫，請諸公破除。」且言是其先諱。良久低頭，然語多不可具載。

楊國中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，且欲大嘆。已設席呼選人名，引入於中庭，不問資序，短小者道州參軍，胡者湖州文學，能中大笑。

盧新州爲相，令李揆入蕃。對德宗曰：「臣不憚遠使，恐死道路，不達君命，上憫然免之。」謂盧相曰：「李揆莫老無杞曰，和我之使，須諳練朝廷事，非揆不可。且使揆去，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，不敢辭遠使矣。」揆既至蕃，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。揆曰：「非也。」他日，鄒簡李揆爭肯到此，恐其拘留，以此誣之也。揆門戶第一，文學第一，官職第一，致仕東都，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，言及頭頭第一之說。揆曰：「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。」官職遭遇爾，今形骸凋悴，看卽下世，一切爲空，何第一之有。

德宗降誕日，內殿三教講論，以僧旌虛對韋渠牟，以許孟容對趙霽，以僧單延對道士鄒惟素。諸人皆談畢，旌虛曰：「臣請奏事。」玄宗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，古今之聖人，釋迦如來，西方之聖人，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聖人。

飲酒四字，著於史氏，出於則天時，壁州刺史鄭弘慶著進之人，或知之，以三臺送酒，當未盡曉，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，築三箇臺，宮人拍手呼上臺，因以送酒。

德宗誕日，三教講論，儒者第一趙霽，第二許孟容，第三章渠牟，與僧單延嘲謔，因此承恩也。渠牟薦一崔

阡拜諱德爲侍書於東宮。東宮順宗也。阡觸事而竊對東宮曰。臣山野鄙人。不識朝典。見陛下合稱臣否。東宮曰。卿是東僚。自合知也。

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。爲夏日日有客辭焉。相留更住三兩日。客曰。業已行矣。舟船已在漢口。曰。此漢口不足信。其客掩口而退。又因堂弟居守。誤收骰子。糾者罰之。丞相曰。何罰之有。司徒曰。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。又何辭焉。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。蓋譏居守。大和元年冬。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。予與寶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。日共歡宴。後三人相代爲夔州。亦異矣。

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。亦無注解處。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。是今所謂饅餅。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。請客觀之。有客食寒具。不濯手而執書。因有污處。玄不懌。自是命賓不設寒具。昌黎生名父之子。雖教有義方。而性頗暗劣。嘗爲集賢校理。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。皆臆斷之曰。豈其誤歟。必金銀車也。悉改根字爲銀字。至除拾遺。果爲諫院不受。俄有以故人之子啓之者。因辟爲鹿門從事。

今謂進士登第爲遷蟻者久矣。蓋自毛詩伐木篇。詩云。伐木丁丁。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。遷于喬木。又曰。嚶其鳴矣。求其友聲。並無鶯字。頃歲試早鶯求友詩。又寫出谷詩。別書固無證據。豈非誤歟。東晉謝太傅墓碑。但樹貞石。初無文字。蓋重難製述之意也。

千字文。梁周興嗣編次。而有王右軍書者。人皆不曉其始。梁武教諸王書。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。撮一千字。不重者。每字一片紙。雜碎無紋。武帝召興嗣謂曰。卿有才思。爲我韻之。興嗣一夕編次進上。髮髮皆白。